



十里春风桃花醉

□ 管淑平

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”春天，的确是草木和花朵的天下，迎春花金灿灿、玉兰如玉骨、油菜花招摇着淡淡清香、樱花烂漫、杏花多情、梨花风起满树雪花白……放眼整个春天，每一枝花都值得细细欣赏，这样才能不负一朵花的归期。

春天，当然是少不了欣赏桃花的。春风十里，不及桃香一缕。桃花给人的面貌，是极具热闹与繁华的，像是盛装袭人的告白。我更愿意相信，这其实是桃花对春天的告白，它把心里的想念付与一朵花上，每一朵、每一瓣都像爱的箴言，缓缓地诉说给春天听。而千万朵的桃花一同绽放，又有了一种浪漫的仪式感。

在千百年前，古人也是这样表达真挚情感的：热烈的桃花尽情绽放，一派灿烂鲜红似火。一位楚楚动人的姑娘在喜气洋洋之中迎来了她的婚礼——《诗经·桃夭》就是这样质朴地记录了这一段佳话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我相信，有情的新郎也一定折下了一枝桃花，亲手送给心爱的姑娘。桃花如人面，这样的女子，嫁来

家里一定是和睦融融，幸福满满。

每年桃花开的时候，我也总会想起我的家乡。因为在我老家的东边儿就种有一大片的桃树，尽管桃树是一些野生的毛桃树，夏天结出的果子个头很小巧，也并不怎么好吃，还有一些苦涩，但是，在明媚的春三月里，它们也丝毫不减风采——春风十里尽情吹拂，一树花香接着一树花香，如同静静流淌着的小河水，悠悠地醉迷了你柔美的

心扉。春来看桃花，也正是那时我们童年生活的真实写照。通常，桃花还在枝头隐隐打着花苞时，我便忍不住激动之心，奔去桃林。桃叶满枝丫，那是一种新生暗流涌动的绿色，很难想象，再过数天，枝头上会是另外一番景致：桃花桃叶交相映，一树桃花一树诗。

那时，父母在外打拼，屋里就留下我与奶奶一起生活。桃林离农田不远，农忙时，奶奶就在农田干农活，而我就一个人在桃林闲逛。有时，追赶着一只翩翩起舞的花蝴蝶；有时，一脚踩在一块大石头上，一脚蹬在树上，然后双手一同用力，身子

就跃到了桃树上；有时，从枝丫上折下来一朵桃花，然后将桃花一瓣儿、一瓣儿地分开。阳光，照在我的身体上，十分暖和，等到一朵花拆完时，自己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而这时，奶奶也总会不放心地赶来叮嘱几句：“平儿，去大石头上睡，就在田边的第一棵大桃树下，那里热乎！”于是，睡眼朦胧中我歪歪斜斜地走到大石头旁，然后一屁股墩儿坐下，背靠在桃树上仰头入睡。

不过，穿梭在茂密的桃林间的感受的确很好，有如御风而行。树叶轻轻地从我身上滑过，留下一阵痒酥酥的感觉，当微风起时，还会听到叶子摇曳出哗啦啦的声音，仿佛是桃树对春天的一种歌唱。有时，因跑得过快，会不小心地滑下一瓣儿桃花，悠悠地从枝丫上分离，悠悠地飘向脚下的土地。经常在桃林穿梭，身上也会带上桃花的花香味道，是一种沁人心脾的幽香。有一次，我在桃林里欢笑着奔跑，晚上熟睡时，竟做了一个梦：一位温柔婉约的女子，面容清秀，正踩着满地的花瓣儿向我款款走来，她还对我说：

“她是天上掌管桃树的仙子，因前世被我救过，下界来只是为了报恩，圆一个桃花新娘的梦……”而我一脸幸福地哈哈笑着，然后就不知不觉地醒了。后来，从奶奶口中得知，我在熟睡中做梦话，还不停地傻笑……

在农村时，吃过一道奶奶亲手用桃花瓣儿熬制而成的小粥。新鲜的桃花瓣，经过清水的浸泡，色泽粉白诱人，又焕然一新。放入香软的糯米，再添几枚甜甜的红枣，掺水，慢熬。等熬至沸腾时，再丢几块冰糖。然后收火慢烘，等到糖分充分溶解时，就能领略到一缕带着温度的人间烟火味了！

桃花还可酿酒。在《国经本草》里曾有：“采新鲜桃花，浸酒，每日喝一些，可使容颜红润，艳美如桃花。”在桃花绽放最繁盛的日子，采摘一些新鲜花瓣，用上等白酒浸酒，按照提供的方法酿造，确有其功用。桃花芬芳除秽，能活血逐瘀，酒以温热，能温通经脉。花香而酒冽，可谓是桃花酒香惹人醉。

明媚春三月，暖风熏得游人醉，不能不去赏桃花！



流年

□ 刘寒云

风还未吹过坝子，薄薄的云彩就汇成了嫩黄的柳叶山间的桃林，初开的花儿带着七分俏色，装点三分妩媚春光细写经文，坐守宿命和轮回

新生的黛绿，和江南的烟雨，彻悟于柳絮，无挂无碍，空中漫飞，钟鼓敲响梵天，从前世今生穿越坐在春风里，编织天地，编织经纬，编织不老的思念，和远山一起重叠



春天的慈爱

□ 朱宜尧

路边杏花开了，宛若下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雪。白色花瓣挤在一起，夺目耀眼，已经看不出枝条了，看不到一丝的绿色。

杏花要么不开，开就开得热闹非凡，开就开得轰轰烈烈。这多少让人有些束手无策，不知道看哪朵。瞧了近处的，又怕漏掉远处的。瞧了远处的，只怕近处的又翘首以待。赏了这枝，又急不我待地赏那枝，一双明亮的眼睛就是用水棍儿支起来不眨眼，一门心思地看也赏不过来，恨不得满手都是眼睛，满眼都是情，把杏花看遍，把春色看遍。

母亲进城第一年，也是我做肝脏手术那一年，母亲从老家赶来伺候我这个病号，还能帮人接送孩子上下学。那年的杏花花期长，没遇上雨水，天公作美，春泥柔软，风和日丽。所有杏花不约而同地竞相开放。

我站在楼上看母亲，她站在杏树下，一朵一朵看，一枝一枝看，一树一树看，母亲生平第一次见这么多的杏花，竟入了神，忘了去学校接孩子。等孩子回到了家，母亲也兴冲冲地推开门，忽然想起孩子还没接呢。母亲一脸愧疚，两侧衣袖鼓鼓的，站在门口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。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母亲要为我亲手蒸一次杏花糕。

母亲将花瓣泡在水里，几次清水滤过，花瓣色泽更是鲜艳通透。放在碗里，小心翼翼将其捣碎，没有籽子，母亲就用擀面杖，一点一点，捣成粘稠的糊状，用酵母醒发，再和入面粉，不停地揉搓，完全融融为一体，蒸出的糕虽不及面色白，但

寒冬太过厚重，不再想象积雪有生之年，只愿执守安宁守一份平淡，一段时光，一轮岁月，让贫瘠的语言，一样迷人深邃，锈蚀的刀锋，斩不断流水

天地宏大，人若微尘飘零，固执高傲的群山，也将天崩地裂奔涌的暖流，只想融化冰冻的心思，落墨惊艳，却画不完流年似水，岁月捻成灯芯，燃成恒久的光辉

人口有杏花淡淡的味道。说不上是一种什么味道，像极了淡淡的雪花膏的味道，又似有黄瓜的清香，就那么一点点。母亲还用杏花的花瓣包了糖三角儿，一口热气飘出来的香略微浓些。

可是，世事无常。杏花为什么急着开呢？人为什么急着走呢？杏花永远看不到春色的繁茂，就悄然离去。

那时候日子清苦，我刚到城里买了一间蜗居，儿子又上了小学，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，算计了今天又算计明日，时间都用来努力赚钱养家了，有时忙得昏天黑地，一天吃一顿饭，哪里还记得杏花什么时候开放？那些年我就没真切切切过杏花，只是匆匆一过而已。现在想想，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站在灶台边看母亲亲手制作杏花糕、糖三角，可是在我的一生中像这样简简单单和母亲相处的时光少之又少。人到中年，更无闲暇，却越发怀念，特别是儿子即将离开这个小家时，才觉得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光是如此的易逝难得，千金不换。

母亲去世时是4月15日，在我们北方的小城佳木斯，这样的季节，杏花刚刚吐露出新一年的花蕊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，杏花和往年一样，白雪闹春挤满了枝头。站在杏花繁茂的树下，凝眸花香弥漫的杏林路，我看见了母亲掀起锅盖的一瞬间，热气腾腾，嗅到了杏花糕的淡香。

春天是一场盛大的慈爱。春意盎然，繁华蓊郁，所有微小都开始萌发，人间焕然一新。



钟凡手绘

待到清明桐花开

□ 张静

南朝钟嵘曾在《诗品序》中这样形容自然与诗歌的关系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摇荡性情，形诸舞咏。”自然之气催发万物生长，而万物又能够触发人的思绪，情感从内心满溢出来，便化为一首首诗。春风夏雨、秋叶冬雪，四时之景是诗歌的“缪斯”。来自大自然的灵感与启迪，像一条永恒的河流，汨汨涌动、不绝不息，鼓舞着一代代诗人诗意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思考着自然与生命的玄机。

余秋雨在《第一诗人》中曾说：“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接近诗。”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——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接近自然。在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就有着一份诗意的精神生活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四季轮回，辛勤劳作，许多诗意的文化也同时破土而生。其中，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服务于农事生产的“二十四节气”。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连，秋处露秋寒霜降，冬雪雪冬小大寒。”这是一句总结二十四节气的农事谚语，念在口里，朗朗成韵，字字为诗。闭上眼睛，那春风、夏雨、秋阳、冬雪的四时之景，仿佛如画卷一样缓缓铺开在山河大地上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苒苒物华，周而复

始。二十四节气轮回过程中，人们发现每一候都有自己特定的花儿登场，仿佛是节气降临前的一封封信。于是，古人便为每一候都选定一种候花，以此为灵感，命名出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。一年之中我最喜欢的是“清明”这一节气。喜欢清明时节的天气、景物和风俗，甚至就只是简单地喜欢“清明”这两个字里洋溢出的诗意和清爽，而清明的第一候便是桐花开。

桐花作为清明之象征，在古书中很早就有记载。《周书》中曾写到：“清明之日桐始华。”白居易曾在诗中写道：“春令有常候，清明桐始发。”中国古代一直把梧桐和桐花归为一属，然则两者却有区别，梧桐的花较为细小，颜色也较淡；而桐花则主要是紫、白两色，花型也更大。桐树高达十几米，树干粗壮，枝繁叶茂，是很好的行道树种。不同于梧桐那样细腻浓重的人文气，桐树多生长在开阔的山野行路之处，自带舒朗之风。

清明时分，草绿花红，暖风熏得游人醉。此时灿烂的春意渐有阑珊之意。暮春时节的山林和野外，唯有桐花一树又一树地盛放着，明媚而闲逸，沉静而绚烂，牵动着文人墨客的诗词魂魄。“远上寒山草色青，烂漫桐花二月天。”“又见桐花发旧

枝，一树烟雨暮凄凄”……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，无论是赞颂暮春烂漫之美，还是借桐花表达相思感叹之情，皆是属于这样一个春夏交接时节的诗。清明位于春的尾声，春天的桃红柳绿，鸟鸣莺啼都在慢慢地隐去，此时这漫山遍野盛开的桐花，便是暮春乐章中最浓烈一段尾声。桐花盛开，恍若云霞满枝头，这一瞬间既是春景的高点，也是春逝的预示。

曾经有幸看见过满山坡盛开的桐花，抬头仰望，只见满眼紫白色，慈悲而又震撼的美，那时方才明白“桐花万里丹山路”所言不虛。桐花很特别，盛开时灿烂热烈，可是开花不久后就会飘零，飘落的速度更甚于樱花。在一个暖风习习的暮春午后，若你立于桐花树下，不一会儿，身上便会落满花瓣。桐花树是一种雌雄同体的树种，花朵传粉受精之后，雌花会结出一个油桐果。为了保证果实的营养，雄花在完成传粉后就会从树上脱落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桐树落花，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演替。树上的花继续盛开，留住最后一抹烂漫春意；地上的花已经完成使命，静静地入土化泥。落英缤纷，似一首新生与死亡的赋格曲。

篝火开新焰，桐花发故枝。新旧轮换，生死相依，这也是清明节的

双面性质、双面情绪。所谓悲喜交集在清明，从来没有一个节日如清明一般，把生和死的距离拉得如此之近。早在《论语》成书的先秦时代，清明前后就是人们结伴出游、踏青赏景的好时节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暮春三四月，万物复苏，吐旧纳新，自然界一片生意盎然。同时每逢清明，人们也总会来到亲人和先祖的墓前，诉说自己的尊敬与怀念。由此，灿烂的生和寂静的死，永不可追的逝去和尚未到来的明日，仿佛就在清明时分一场场的桐花雨里，发出了交互时的光亮。

佳节清明桐花笑，满园蓬蒿共一丘。生可以喜，死不足忧，能够唤醒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和珍爱，这是清明节的独特魅力。生命有时短暂无常，如桐花开而复落；但生命亦有其永恒的性质，如冬去春来，又是一季桐花开。如何面对自然与人事的瞬间与永恒，这是清明交给我们的思考题，也只有通过对瞬间的精细打磨，通过对永恒的虔诚信仰，我们才能触摸到生命真实的质感和纹路。清明教予我们的生命姿态，正如其花信桐花展示的那般——沉静地去盛开，热烈地去凋落，开落之间，便是每个人生命的一季清明。



母亲的明前茶

□ 王永清

“茶以春为贵，春贵在其时。”前天收到母亲从乡下捎来的新茶。拈一撮放入玻璃杯中，缓缓地用沸水冲下，茶叶在杯中沉浮、舒展，亭亭玉立。汤色嫩绿明亮清澈，抿一口，鲜爽甘香，沁人心脾。

离清明还有两天，这该是明前茶了。明前茶堪称“茶中美人”，茶树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生息，此时萌生的新芽质好，茶气足，色翠香幽，所含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达到最高，为一年中品质最佳。

由于清明前气温普遍较低，茶树发芽数量有限，能达到采摘标准的茶叶很少，所以又有“明前茶，贵如金”之说。北宋诗人林逋在《京北苑茶有怀》诗中把春茶誉为“世间绝品”。清人陆次云也说：“幽而不冽，啜之淡然，似乎无味，饮过之后，觉有一股太和之气弥留齿颊之间，此无味之味乃味也。”这便是明前茶的妙处。

清明前后，正是采茶的好时节。记得每年的春三月，母亲都要去山里采茶。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腰系茶篓，头戴斗笠，踏着清晨的露水，行走在去茶山的路上。山里空气湿润清新，茶树长年经云雾浸润，茁壮青翠，老远就能嗅到弥散出的清香。

茶绿采芽不采叶，梅花论子不论花。清明采茶，以独芽或一芽一叶为佳。到了茶山，母亲总是顾不上休息，就开始采茶。采茶要做到心静、手灵、眼准、脚

勤。记得从前陪母亲采茶，她双手不闲，合拢拇指食指，弯成鹤嘴状，蜻蜓点水一样，轻轻向上一提，一茎茎清新翠绿的嫩芽就齐刷刷地从树上坠落。很快，竹篓里就铺了一层嫩绿匀称的新芽。

白天采的茶芽，当天晚上就要制成茶叶，这样才能保证茶叶的新鲜度。母亲总是先将茶叶放入锅里翻炒“杀青”，等到叶芽变软，叶色变暗，就可以盛出揉搓了。揉搓的作用是让茶叶“出汗”，并且让叶片卷曲成条。最后，母亲将揉好的茶芽散开，铺放到锅里，用余热慢慢烘干。母亲炒的春茶完整、色泽黄绿，茶香清新，是现代器械无法比拟的。

从前炒好了茶叶，我总是先品为快，一杯在手，茶叶在水中载沉载浮，一朵朵玲珑剔透，像潭中藻萍，如幽兰绽开，汤色嫩绿澄清，温润如玉。慢慢品一口，任茶汤在舌头上循环滚动，丝丝甘甜，缕缕馨香，回味无穷，真有“细啜襟灵爽，微吟齿颊香”的感觉。

“滋荣冬茹温常早，润泽春茶味更真。”春天来了，从一杯春茶开始。宁静的夜里，静坐，捧一本书，品着母亲寄来的新茶，书香与茶香交替成趣，所有的烦躁与喧嚣都化作了烟云，一份淡定和从容，在这美好春光里轻轻弥漫。

